



MOTOROLA  
专业无线通信产品分销商

## 华安广通杯全国监狱系统大型征文活动专栏

此次活动由北京华安广通电子有限公司协办

华安广通杯“情动高墙”征文活动

主办：司法部监狱局  
司法部办公厅新闻办公室  
《法律与生活》杂志社

# “兄长”狱警， 你就是那渡人的 “菩萨”

口述 / 刘草根 整理 / 黄阳生 朱瑶力

情动高墙



文中人物：刘草根，江西新余人，现年42岁，原江西洪都监狱十八监区服刑人员。在该监区他可谓是个“名人”，三度入狱，刑期长达二十年，由朝气蓬勃的青年步入了不惑中年，并且因其屡屡抗改而“声名远播”。漫长的服刑生涯，使他变成了一个无亲人、无朋友的“怪人”，但他却将一位曾严厉管教过他的监狱警官视为兄长、恩人。可令人心痛的是这位警官因操劳过度，突患绝症，英年早逝。为缅怀这位堪称楷模的警官，刘草根委托笔者撰写此文，以慰英魂。

### 屡教屡犯 廿年三进宫

1964年，我出生在新余市郊的一户农家，老实勤劳的父母以种菜为生。我上面有三个姐姐，年近中年的父母添了我这么个宝贝儿子，别提有多高兴，真是“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

里怕化了”，全家人整天围着我转。在溺爱中长大的我，从小就粗野、自私，横行霸道，谁也管不了。上初中一年级就因打骂教师被学校开除。进入社会后，我成天与一些“罗汉”混在一起，打架、斗殴、偷盗，无恶不作。20岁那年，我因犯盗窃罪被判入狱七年，投入江西赣西监狱服刑。已近花甲的父母，抱着浪子知错能改的希望，在家庭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每月探监一次，好吃好用地供着我这棵刘家的“独苗”。谁知我在监狱不仅毫无悔过之心，而且还想尽一切办法逃避劳动改造，好逸恶劳地混刑期，整整七年我未获一天减刑。

出狱后，父母的哀求和眼泪，三个姐姐的关怀，丝毫没让我对以前的罪行有悔过之心。我依然混迹于社会，非抢即盗。1994年6月，我又因伙同他人盗窃，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于

1995年1月投入赣江监狱服刑。二次入狱，父母羞恨交加，痛不欲生，老父一病不起，发誓再也不认我这孽子，并不准三位姐姐探监。过惯了放荡不羁的日子，又懒惰成性，这无人接济的牢狱生活，对我来说简直是地狱，一天都呆不下去了。于是，我假装积极改造，暗地伺机逃跑。1996年10月10日晚，我趁机脱逃。脱逃后，我又找上了昔日的难友，窜至新余市城郊疯狂作案。1997年8月24日，作恶累累的我在脱逃十个月之后落网了，并以盗窃罪、脱逃罪加刑，与原刑期一起被执行有期徒刑十年零八个月。

1998年1月23日，我被押至洪都监狱十八监区服刑。望着紧张有序的劳动场面，我多少有些慌乱，但“三进宫”的我很快就镇定下来了，因为多年的抗改经历让我自认为找到了在监狱混下去的“不二法门”。于是，我要不就装病，要不就干脆不出工，勉强出了工也不做事，还经常在机位上搞恶作剧。看着别人痛苦的样子，我就乐得大笑。警官找我多次谈话，劝我好好改造。我说事我是做不了的，你们关我禁闭吧，加我刑吧，摆出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让警官头痛不已，令其他犯人厌烦。鉴于此，1998年2月19日，我被送进了监狱严管队进行严管。在洪都监狱不到四年的改造时间中，像这样的严管就达四次之多，严管时间长达三年之久。

我以为，严管也没啥了不起的。没想到的是，我竟然在严管队碰上了“克星”——原洪都监狱严管监区副监区长虞雍伯，我对他真是又怕又恨。刚开始，我在严管队用所谓的“新法门”对付这些警官。我装疯卖傻，整天神经兮兮，把自己搞得又臭又脏，认为这样谁也奈何不了我。没想到，虞警官对我玩的伎俩是心知肚明，每次等我表演完了，就一声不吭地把我关进禁闭室，一关就是15天。2000年3月，我第三次严管结束，十八监区专程派手扶拖拉机接我回监。谁知，在路上驾驶员一句话不对我意，我就一脚把正在开车的他踹下去。无人驾驶的拖拉机跑出50多米才被警官控制住，我却在车上大笑不止。于是，我还没回

监区又被送进了严管队。见我如此丧心病狂，虞监区长气得浑身发抖，又关了我15天禁闭让我真正领教了严管的滋味。当时，我暗暗发誓，有朝一日在新余碰上他的话，一定要让他领教我的厉害。

### 子规啼血 终唤囚子醒

2001年12月24日下午，十八监区副监区长张凯亲自把第四次严管结束的我接了回来。回到监舍，抬头一看，真是“冤家路窄”，虞雍伯警官正笑眯眯地站在门口等我，原来他已调往十八监区任监区长。他揶揄道：“我们有缘呀。”之后，他亲自给我安排床铺，并把一大袋日用品放在床头，叫我好好休息，明天再出工。想想他在严管队的厉害，我还真有点不寒而栗。

第二天，虞监区长把我叫到办公室，告诉我说：“经监区研究，考虑到你被关了三年多禁闭，同其他犯人难相处，决定让你专门负责养猪，并兼打扫各车间卫生，你看如何？”我一听，知道这是监区最轻松的事，就应承下来。虞监区长见我态度依旧平淡，于是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你名不符实呀！草根，草根，就是野火烧过一次，到了春天也照样发芽，生机盎然地生长，你还是一个身强力壮的男子汉，就不能一切从头来过吗？你真想在牢中呆一辈子……”听着虞监区长发自内心的鼓励的话，想着自己十几年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我内心第一次产生了一丝悔意。

自从到监区养猪后，虞监区长担心我的改造态度出现反复，重走老路，几乎每天都出现在我的身边。了解我每天劳动任务完成情况，掌握我每天的思想动态，对我改造中的点滴进步都及时给予鼓励和表扬，对出现的思想和行为偏差及时给予教育和纠偏。他时常告诫我，笼罩在你心头的阴影，并非来自外界，而是你自己挡住了射向自己的那一缕阳光。一个人跌倒了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面对现实，就此沉沦。你有健全的四肢，有灵活的头脑，只要你正确面对人生，面对生活，一定可以走出过去的阴影，一定

可以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人，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十八监区有五百多犯人，虞监区长的工作任务是非常繁重的，他经常这样一对一地帮助教育我，还不是想焐热我这块“鹅卵石”？由于我在经济上没有任何外来接济，虞监区长就每月自掏腰包为我购置生活日用品，并经常为我解决生活中的困难。记得有一次我得了重感冒，第二天无法出工，虞监区长得知情况后，亲自安排人员护送我进监狱医院进行检查治疗，并买来水果到医院看望我，像亲人般地安慰我好好养病，争取早日康复。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虞监区长的感化和教育，像涓涓细流，慢慢浸润了我那早已枯死的心田，我的心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监区安排的劳动任务都能保质保量完成，与监区的其他服刑人员也能友善相处。几头猪在我的精心饲养下又肥又壮，监区车间是一尘不染。年底我获得2002年度监狱改造积极分子的称号，成了当年监狱积极改造的一匹“黑马”。表彰会上，监狱特意安排我发言。发言稿在虞监区长几次修改之后总算完成了。可我这半文盲却怎么都念不好，勉强读出几句，我那十几年牢狱生活练就的“杂交”普通话，却让人一句都难以听懂。为此，虞监区长每天等我收工后，单独辅导我，他念一句我跟一句，半个小时下来，俩人都累出汗了。就这样言传“声”教，我终于朗朗上口，并在积改会上“一鸣惊人”。

### 浪子泣泪 难呼英魂归

2002年8月，我获得了服刑二十年后的第一次减刑，2004年因改造表现突出还获了省级改造积极分子称号，并于2005年5月获得第二次减刑。随着刑期的缩短，我积极改造的信心一天比一天高涨，可我却发现虞监区长的心情一天比一天沉重。他几次问到我的家庭情况，询问我新生后的打算，还认真地把它记录下来，每次都很慎重。一个多月后，陌生的二姐意外地来到监狱探视我。

我服刑二十年，父母早亡，三个姐姐十几年前就失去了联系，看着陌

生的二姐，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是好。

面对此景，我竟有些茫然。二姐时而高兴，时而悲伤，还不时地嘘寒问暖。而我既没激动，也不伤感，因为近二十年的铁窗生涯早让我心如止水，情为枯木啦。

从二姐的口中，我才知道虞监区长为了亲人能接纳我，为了避免我重走老路，为了我出狱后能在社会上正常生活下去，在请示监狱领导后，他三下新余，四处奔波，磨破嘴皮，用一个狱警特有的真诚和无私奉献的情怀打动了我的亲属和有关部门的领导，为我新生后的出路作了妥善安排。从那一刻开始，我和家人就为他“子规啼血犹不悔，唤得浪子始回头”的博大胸怀而折服，我在心中将他视为兄长、再造恩人、渡人的“菩萨”。

2005年10月17日，被囚禁了二十年的我终于获得了新生。虞监区长亲自把我送出监狱大门，同时把写给新余市两位领导的信交给我。他拉着我的手动情地说：“只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再苦再难，生活也会有希望的！”听完这番话，望着他满是期待的目光，我激动得无言以对，更无以回报，只能红着眼睛对他深鞠了三个躬。

回到新余，在二姐夫妇的张罗下，在有关领导和好心人的大力帮助下，我的养猪场终于开张了。我也终于过上了一个正常人的生活。

可还没等我向虞监区长说声“谢谢”，2006年元月，噩耗传来：虞监区长因操劳过度，身患肝癌，抢救无效，与世长辞。我顿时犹如五雷轰顶，禁不住嚎啕大哭，一连几天水米不进，只是不停地向二姐夫妇诉说虞监区长如何待我之事。从严管队的严厉，到苦口婆心的教导，到生活中的关怀备至……爱好书法的二姐夫听完我的讲述，潸然泪下，奋笔疾书，挥毫写下“行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的字幅，用以表达对这位敬岗爱业、无私奉献的警官的敬仰哀悼之情！

我把这幅字托人装裱好，挂在养猪场的工作间，每日焚香祷告：愿虞监区长英魂早日安息，浪子终于回头了！